



槍的故事

劉大海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槍的故事

白雲飛渡

香港出版集團

槍 的 故 事

—— 劉大海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描寫我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個工農紅軍戰士和他的槍的故事。它描畫了革命戰士在黨培養下戰鬥、成長和堅強的精神面貌。通過小說的主人翁的敘述，可以概括地看到，當時工農紅軍怎樣英勇鬥爭，從白匪那裏奪取了大批武器，武裝了自己，壯大革命力量，從反圍剿、長征一直到陝北抗日。這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武裝鬥爭的一個側面。

書號：0312

槍 的 故 事

著 者：劉 大 海

插 畫 者：龔 克 揚 周 光 玠

出 版 者：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印 刷 者：北 京 印 刷 廠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11號)

發 行 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 1/32

印數：1—40,000

字數：19千字

1955年3月第一版

印張：11/16 插頁：2

195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4)一角三分

夕照的陽光，從方格窗框上移過去的時候，房門咯吱一聲，一個臉色黝黑的同志，拄着一根粗竹棍，搖晃着走進來了。一進來，他就坐在床沿上呼呼喘氣。女護士給他整理好床鋪，扭過頭微笑着對我說：“又給你找來一個作伴的同志。”

那個同志知道我沒睡，定了定神，就對我說：“一個人怪悶的慌吧，我給你作伴兒。”

我偏過頭來笑了笑。仔細打量他一下，寬臉盤兒，高顴骨，額上略微有些皺紋，看樣子至少也有三十五六歲了。他那兩隻滴溜滴溜直轉的眼睛，加上兩條又粗又黑的眉毛，顯得那麼勇敢、活潑和直爽。雖然是叫病纏着，但，軍裝還是乾乾淨淨平平整整的。

按照醫生的囑咐，天一黑，我就閉上眼睛硬睡。可是今天老睡不着，總感到那位新來同志的影子，一直在眼前晃來晃去。不知怎麼的，一面之後，他就給我這樣深的印象！

那位同志是胃病。每天吃過飯，他就拄着那根粗竹棍子，在房前平壩上踮躑來踮躑去。我除去解手，整天躺在床上看天棚。那位同志似乎怕打擾我，一走進屋，腳步就放輕了，要是我睜着眼睛，他就輕輕地問道：“好些吧！”有時候好像是爲了安慰我：“今天你的臉色比昨天強。”我只能點着頭笑一笑，因爲話一說多，我就要咯血。

我倆從未扯過閒談。可是我看出那位同志是個愛說愛笑的人，他彷彿也看出我不是個不愛吭氣的人；我倆要是在部隊裏遇上，只消十幾分鐘就會天南地北扯起來的，可是大病在身，有啥辦法呢！

當我能够在屋外慢慢踱來踱去的時候，我倆的話就一天比一天多起來了：從國家大事談到過去的戰鬥生活，有時還開個小小的玩笑。我們扯得最多的是他的部隊。他是一個副團長，他們的部隊，現在正駐在邊疆。

一天，我倆坐在房前平壩上的大黃桷樹下，看着遠遠的山上梯田裏的水，像鏡子一樣閃光。他扯起邊疆，扯起部隊，他說：“可恨我的病老是不好，他們是多麼盼我回去呀。”他又從手中的“合同戰術”裏，拿出三天前部隊寄來的信。他說：“其實我想他們，比他們想我還厲害哩！”

“我看看他們怎樣想法？”我伸手去拿信，却忽見從他拿的書本裏掉出一張照片來。照片舊得有些發黃了，可是眉眼還看得清，他拿着一枝手槍。我笑着說：“喲，我們副團長長得真俊呀！”

“記者同志又發現新聞了？”

“這是舊聞。你現在也挺威武！”我笑着說。把照片遞給他。

“你別看這是一張舊照片，這裏面還有一段故事哩！”

他看我有些不信的神氣，接着說：“說起來話就長啦。”他又停了停，說：“我一說，你又該說我是老‘戈爾洛夫’〔註〕了，你們當記者的……”

“你說吧!”我截斷他的話。“就算你是‘戈爾洛夫’，我可決不當‘客里空’〔註〕，你放心吧!”

“好!”他馬上變得嚴肅了。“過去我們叫反動統治階級踩在腳底下，大氣不敢出。共產黨來了，他領導我們，赤手空拳站立起來，奪下反動統治階級的槍砲，武裝了自己。我們犧牲了多少同志呀!黨領導我們打下天下，我們應該像保護眼珠子一樣來保衛咱們的國家，這就是我為什麼總惦記着回邊疆的原因……”他停了一下，接着說：“這些理論，你比我懂的多。我只講和這張照片上的‘槍’有關係的事吧。隔了二十多年了，那時候我還小，才十三、四歲。詳細的來龍去脈，已經模糊了，有些根本就忘得連點影子也沒有了……”

“快講吧!”我着急地催促着。

“是!”他兩隻眼睛轉來轉去，開始追想那鬥爭的事跡。

我的頭枕在露出地面黃桷樹根上，傾聽着他講“槍的故事”。

—

我家房無一間地無一壠，成年勒緊褲腰帶熬日子。別人家受過的苦，咱們家都受過了，別人家沒受過的苦，咱們家也受過了。

我剛交十四歲，爸爸就打定主意把我送到鎮上去當學徒。媽媽只有我這麼一個孩子，不樂意叫我出去。爸爸勸她說：“我一年到頭，都是頂着星星，戴着月亮，臉朝黃土背朝天，一顆汗珠掉在地上摔八瓣，還是少吃沒穿，給地主當牛當馬，

怎的也不能叫咱榮生再這樣！”

媽媽嘴笨，啥也說不出，只是用衣襟擦着淚水。

“這是好事嘛！還要抹鼻涕擦眼淚！”爸爸勸媽媽。“我也不是把他往火坑裏推！”

“我也不是願意叫他給地主當牛當馬去！”媽媽嘆着氣說。
“只是孩子太小喲。當學徒也不是容易的事！”

“我也不是眼下就送去。總得抽出空來，還得到‘陸興發’去探問一下，說不定人家還不收呢！”

爸爸回地主家去了，我就等着信。我想：到那裏總不會吃了上頓沒下頓；老闆也不會比地主更兇！我天天盼着爸爸來信送我到鎮上去。

一到夏天，村前的小河溝就漲滿了水。下了幾天雨，水就更大了。雨過天晴，當河水開始落下來的時候，頂水游上來的魚又順水向下跑了。

那天清早，我剛放下飯碗，隔壁的郭振玉扛着漁網，提着木桶跑來，腳還沒邁進門坎，就尖聲喊道：“榮生，河裏的魚都擰成繩了，去晚了別人都撈光啦！”

“走，喊王五子一塊去！”

“喊他幹什麼？”郭振玉一翻黃眼珠說。“多一個人還得多分給他一份兒。”

他有漁網，他說了算。我和媽媽說了一聲，就扛起鐵鍬，兩步併做一步像一陣風似地跑了。

黃澄澄的水慢慢地流着。河裏不住打着花紋，這個花紋沒有了，又出來一個花紋，我從那些花紋認得出那個是鯽魚，

那個是白鰮，魚真多呀。河溝兩旁的青草一順水貼在地上。我們兩個人，用泥在河溝當中壘起一道橫壩。壩當腰留下一個缺口，漁網就按在缺口。郭振玉把褲腿挽在大腿根，手扶着網站在水裏：

“榮生，你到上游去趕一下魚！”

我說上游水太深了。

“你把褲子脫了。打的魚咱倆分。”

我脫光了，把褲子放在岸上的大柳樹底下，就拿起一根木棍，光着腚跑到上游，撲通一聲跳到水裏，用木棍“劈登拍登”地趕起魚來。我一面趕一面喊：“有一條大鮎魚撞我腳一下，向下跑去了，郭振玉，留神啊！”郭振玉答應着。我趕到漁網跟前，他一抬網，啊！鮎魚、鯽魚、白鰮和泥鰍，什麼都有，牠們在網裏急蹦蹦亂跳。我們倆樂得嘴都合不上啦！趕忙把魚扔到桶裏，又把網按好。我再跳上岸來，向上游跑去。我拍着屁股喊着：“太陽太陽一盆火，出來晒晒我！”郭振玉也喊：“太陽太陽一盆炭，出來晒晒王八蛋！”

太陽壓山的時候，木桶裏足有五六斤魚。我們收了網，也顧不得洗去臉上的泥，就坐在柳樹下面分開魚啦。郭振玉從桶裏提出一條大鯽魚，說道：“大的給我爸爸下酒。”他把大魚都挑了出來。

我瞪着眼睛，看着他把八九條大魚都挑出去了，我就着急地問道：“小魚歸我吧？”

他把脖子一歪，鼻子哼了一下，說道：“小的我媽媽要餵貓呢，咱倆二一添做五，一人一半。”

小魚也不錯，足有一斤多。我蹣起脚尖折了一根細柳條，把魚一條一條串起。我跳到河裏把魚放在水裏擺了擺，又把渾身上下洗個乾淨，就到樹下穿褲子。哎，褲子不見了。褲子怎麼不見了呢？我像一瓢涼水澆頭一樣，方才那股高興的勁頭刷的一下子沒有了。郭振玉也跟着我東一頭西一頭的，找呀找呀，連個影子也找不見。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咱們只顧捉魚，準是叫過路的給拿走了！”郭振玉擺着小腦袋說。

我拉長了臉，一聲不吭。

“要不，就是叫風給颳到河裏，順水冲走了。”

我緊閉着嘴，淚水在眼眶子裏滾來滾去。

“我要回去了，晚了我爸爸要罵我哪！”

我的腦袋耷拉下來，滾熱的淚水，撲拉撲拉掉下來。

郭振玉扛起魚網，提着木桶；我的兩腿一軟，靠着柳樹坐下。

郭振玉走了十幾步，停住腳，放下桶。他在桶裏挑來挑去，好半天才挑出一條大鯽魚。他提着魚走到我跟前，把魚遞給我。我難受的不行，連眼皮都沒撩一下，他把魚放在我眼前的草地上，轉身走了。

鯽魚在地上蹦了幾蹦，不動了。天氣悶熱，叫人透不過氣來。

我一動不動，呆呆地坐了一會兒，慢慢地抬起頭來，望望村裏，烟囱上不冒烟了，媽媽等我吃晚飯呢。我也不知道我該在這裏坐多久。

太陽壓山了，燒得半個天像血一樣紅。

“榮生！榮生！”王五子一聲跟着一聲，扯足了嗓子喊。

“準是媽媽叫他找我來了！”我想着，又向柳樹緊緊地靠了靠。王五子邊跑邊喊，呼哧帶喘地跑到樹下。他看見我就大驚小怪地說：“你怎還光着腚在這兒坐着呢？你爸爸遭事啦！”

“哦？”我吃了一驚，光着腚跳起來。

“地主們說你爸爸通紅軍，把他抓起來啦。”

“這怎好？”我慌了。

“快回去吧！你媽已經哭的上氣不接下氣了。”

王五子說罷，脫下褂子，遞給我說：“你用這褂子圍着回去吧！”

我用他的褂子圍着下半身，把兩隻袖子纏到腰上，回家去了。到家，見媽媽哭得眼睛像熟透了的桃子，我也只是哭。

天黑以後，郭振玉蹣手蹣腳來到我家裏，貼着我的耳朵間：“你媽打你沒有？”他滿嘴是魚的腥味。

“媽的兩眼哭得像桃子似的，還顧得上打我？”

“我還替你担心呢！”他把一小包煎好的魚遞給我。

這時候，王五子拿一條舊褲子來遞給我。媽媽進來，他對媽媽說：“我爸爸去鎮上打探了，說是大叔關着呢。我爸爸又到‘陸興發’去找一下老闆，他們叫榮生早晚搬過去，學徒光管吃，不給工錢！”

“能餬住口就成啊，你爸爸還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出來！”媽媽說。

“要是紅軍真的來了就好啦。”王五子悄聲說。

“不曉得盼到哪一天呢？”媽媽說。

這一夜，媽媽和我都沒有睡得着，兩個人哭了大半夜。

二

初冬的陽光，透過禁山上蒼翠的松葉，射到良口鎮的屋頂上，灰白色的炊烟，懶洋洋地在鎮的上空飄浮。

贛江靜靜地從鎮旁流過。江上籠罩着一層薄霧。

老闖們是飯來伸手，湯來張口，太陽照腕才起床。我每天三更半夜就得起來，東一耙子西一筊，忙得直不起腰來。這天，天剛放亮，街上一個人也沒有。我稀里嘩啦地在井台上打水，當我打滿一桶水的時候，累得呼哧呼哧直喘，上氣不接下氣。我放下桶，直起腰來喘口氣。

我剛抬起頭，只見山上松林裏有許多人晃來晃去。“這麼多的人，大清早在林子裏幹啥呢？”我正納悶兒，已經有兩個人脚不沾地似地從山上登登跑下來啦。

我把水桶担起，那個穿短褂的一把抓住了我，說：“小兄弟，等一等，我問你一句話。”

“回去晚了，老闖要打啦！”

“不會。”那個人接着又問道：“你在誰家當徒弟？”

“陸興發。”

他又問：“街上那幾家大家子走了沒有？”

“沒有。”我奇怪地問：“一個個轎上來馬上去，往哪走？”

“有兵沒有？”那人又問。

“要了錢拿了糧都走了。”

那人沒吭氣，從腰裏拿出紅旗，對着山上搖了兩搖，山上的人像衝破堤的水似的忽啦衝下來了。足足有二、三百，穿啥的都有。有的扛着快槍，有的扛着打獵的火槍，也有的拿着梭標。帽子上都釘着一個五角紅星星。有一個大約是頭目人吧，他摸着我的腦袋，和和氣氣地說：“你領我們捉稅捐局局長和地主惡霸去！”

我不敢去，那個像頭目的人說：“別怕，小兄弟，我們是紅軍！”

“紅軍”！一下子我的眼睛就亮了。真是老天爺餓不死瞞家雀，這下子可得救了，我的爸爸也該從監牢裏放出來了。我的眼睛一熱，淚水就像小河似地流下來了，我拉着他的手說：“快去救我爸爸吧，因為他給你們送信，關起三四個月了。”

“你爸爸是誰？”

“魏永福。”

“你是榮生吧，快給我們帶路吧！”

“走！”

我領着他們悄悄地從小巷子來到大街上，地主惡霸、稅捐局局長、鎮長一個也沒跑脫，綑的綑、綁的綁。這下子可算出了氣啦。

爸爸也放出來了，他什麼也沒說，就給紅軍張羅糧食去了。

登時，街上就像開了鍋似地翻騰開了。農民協會的委員、會員，又都出頭露面啦，篩着鑼，邊跑邊喊：“咱們的紅軍來

了！共產黨來了！”

牆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

“打倒地主階級！”

“打倒土豪劣紳！”

“擁護共產黨！擁護紅軍！”

隊伍在鎮上駐了兩天，就紮在白鷺。白鷺離良口鎮三十多里。除了鎮上住着七八個工作人員，紅軍隔三差五也到鎮上來。

過了一個月，農民協會重新正式成立起來，還組織了少年先鋒隊，我是隊長。我每天早上領着鎮上的少先隊員下操，大家扛着木棍，“一二一！一二一！”口號喊得震天響。肩上都扛着木棍，像顆槍一樣，當時我想：要是真有一顆槍多好呀！

我家裏三口人，分了九畝田，還有茶林、竹林和杉木林。王五子家和我家差不多。郭振玉家有五畝田，他家四口人，又分給他二畝水田和二畝旱地。

贛江對面是良府鎮，那裏是白區，反動派的青衛團駐在那裏作威作福還不算，還常常偷偷溜過江來破壞。區武裝部長講話的時候，總是要大家提防反動派。當他號召青年參加紅軍以後，我們少先隊也開了會，我在會上第一個報了名。怎能不參加紅軍呢？過去的苦日子誰能忘呀！何況我又是少先隊的隊長，應該處處起帶頭作用呀。

我報名參加紅軍，區委批准了，還在大會上表揚了我。我一口氣跑回家（鎮上離我家十來里地），到家以後，我先找到王五子和郭振玉。王五子比我大一歲，長的又壯大黑粗，

一報名就批准，他爸和他媽二話沒說就同意了。郭振玉怕家裏不准，他自個兒也拿不準主意。

“你還猶疑什麼？你沒聽區武裝部長說麼：參加紅軍，打天下，分土地，勞動人民坐江山，這有多好啊！”

“是呀，在家種田有什麼出息？在外闖闖，開開眼，總比在家扯牛尾巴種地強，就是……”

“別就是了，”王五子說。“快去報名吧！”

“參加紅軍咱們在一起打仗多好！”我說。

郭振玉拔腳跑了。我回到家裏和爸爸一說，他樂得合不上嘴，連聲地誇獎我：“榮生做的對，做的對！你還回來問什麼？怕我拉你後腿？”

“我是回來收拾東西的。”

媽媽在旁邊可就鼻涕一把眼淚一把哭起來了，拉住我的手，顫顫微微地說：“你今年才十五歲呀，小孩子家跑不了路……”

我急了，不聽她那一套，把腳往地上一躁，說：“你願意叫青衛團白匪來，把咱們的地再搶回去？再給地主當牛當馬？”

“榮生，不是媽不叫你去當紅軍，我是說你眼下太小，等……”

“等八十歲鬍子白了再？”

媽媽沒話，撩起大襟擦了擦眼淚，給我收拾鞋襪，一面囑咐我說：“到隊伍上可要聽首長的話，記着常給家裏打信！”

我的兩眼也有點熱呼呼地，我背過身去。

臨出門，媽媽又囑咐我：“去吧，好好兒幹！”爸爸說：

“不把白匪消滅了，你別回來！”

我沒吭氣，只點了點頭。我心裏說，這你用不着囑咐，我早就下了決心啦。

全鎮的人敲鑼打鼓，喊着口號，放着鞭炮，把我們二百多個小伙子送到鎮外。我和王五子、郭振玉走在最前面，我比他倆小一歲，可是個子倒是一般高。

三

一九三二年，我十八歲，那年，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作戰受了幾次傷，都不太要緊，最後一次不得不住醫院了。傷好以後，領導上要把我編到別的單位，我要求回到原單位——領導上答應了，我樂得什麼似的，因為我又可以和王五子、郭振玉在一起了。我想，王五子和郭振玉見到我，一定比我還高興哪。

一九三三年剛過了年，我回到師裏，就碰上部隊改編，我調到十三團特務連當副班長，王五子是正班長，郭振玉也在這個班當戰士，他一見到我就有些不高興，說：“咱們一塊出來，你們都混濶了。”我說：“有甚濶的，等到把全中國解放了才真正算濶哪。”事後，王五子對我說：“郭振玉的情緒有些不對頭，咱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得多幫助他！”我說：“咱們站在黨的立場上也應該幫他！”

不僅我，班裏許多同志都對郭振玉做起工作來。我們對他的幫助是有效果的，他的情緒慢慢變好了。但是這種新的力量在他身上始終不那麼鞏固，一遇到困難和危險，他的情緒

就又有些不對頭。當我們在老鄉家一住下，他首先想到自己的家，絮絮叨叨地對我說：“咱家也是這麼熱火啊！”我告訴他：“不把白匪消滅，這熱火也長不了。”他把眼睛一翻，說：“你就不想家？”我說：“就因為想家，我才狠狠地揍敵人哪。”他一聽這話，總是扭身走開。

我們仍然耐着心對他進行教育。

春天，第四次反圍剿開始了。我們部隊向南豐前進，去打陳時驥的五十九師。臨出發時，指導員進行動員，提出口號：“繳新式武器競賽！”大家都知道陳時驥這個師裝備的很好，全是德國武器。我們的武器太差了，每個人都摩拳擦掌準備換槍。

換了好槍打天下，換槍就要戰鬥，就要消滅敵人！

我們還沒出發，天就落起濛濛雨來了。我們班裏的同志們都喊叫起來：“這雨下的帶勁，正好打它個冷不防！”惟有郭振玉不說不笑，不知他想啥心事。

山路崎嶇，道路泥濘，春雨沒頭沒腦一股勁的下，真是又冷又乏。走着走着，這個滑倒剛爬起來，那個又倒下了，個個變成“泥人”一樣。夜裏，我們班打了三四個竹片火把，照着路走。王五子把郭振玉的東西拿過來，替他措着。我們一面走着，一面扯着喉嚨唱宣傳隊新編的很流行的歌：

紅軍向北進，

圍攻南豐城，

積極進攻敵人。

南豐有個毛炳文，